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四十七回 鳴軺夜發有影娟娟 載豔北歸深情款款

卻說那突如其來的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老鴛眼裡的冤家，綠筠手底的逋客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長名鶴山，滿京人都稱長公子的便是。那天，他受了一種密命，要到天津去，卻只是捨不得挹芬。

便謝了祖席，穩住家人，一個人溜到挹芬家來。那時正十一月天氣，挹芬見他穿著件銀狐緞袍，草上霜馬褂，裹著一領哆囉灰（呢）的大衣，戴著頂垂耳凹頂的貂帽，越顯得王孫褻裘，氣概自異，忙立起來笑道：「才近第一個寒訊，便裝裹得毛茸茸的了，難道要出塞去充招撫麼？」鶴山笑道：「怎一句話便被你說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挹芬早將他大衣除了下來，向坑上擱了，便拉著他手笑道：「你撒幾句謊罷。多管又同前回一樣，被姨太太管住了，從明天起不許出來，才弄這把戲來騙小孩子的呢。」鶴山見他長眉蹙黛，香輔藏渦，大有捧心之態。

便將左手攏住了他的腰肢，右手摸著他臉道：「怪冷的，又從那裡陪了酒來？我坐著暖車來的，風還從車縫裡鑽入來，刮得面上冷冷的呢。」

挹芬回眸一笑，奪手走了過去，從牀上檢出瓶白蘭地來，斟了杯酒，慢慢地送到鶴山嘴邊，由他在自己手中一口口吸乾了，便將火爐的炭撥了一撥，拉鶴山在火爐邊一張椅上坐了。

又把酒瓶擱在爐邊，另搬個十景果盒出來，放在個閩漆幾上，把幾移了近來。鶴山一聲也不出，只含笑看他蓮步頻移，烏鬢欲顫，領略這燈前倩影，衣角奇香。

挹芬忙了一回，見鶴山癡癡的看著他微笑，便低笑道：「好呀，人家忙著侍候你吃，你老大沒事的笑哩。」鶴山撫掌道：

「宓妃進酒，劉郎平視。我長鶴山難得享這千載一時的豔福，你又小氣起來。喏喏，挹芬夫人勞動了，小生替夫人留出這半只椅子，請你來平分半席如何？」說著真個騰出半個坐位來。

挹芬輕輕啐了一口，移個椅子緊傍著鶴山坐了，香喘微微的作著懶態，將手掩著臉道：「公子爺，因你從明天起輕易不到這下賤的地方來了，所以拚著老婆子做的事來服事公子。公子你若還有天記得起挹芬來……」說到這裡嗚嗚咽咽的哭了。鶴山忙扳開他掩面的那隻手來，將袖口替他拭著眼淚道：「怎好端端的傷心了？」

挹芬低頭不語，只把鶴山的手拉著向自己臉上揉擽，好一回才含淚道：「你究竟明天怎樣？」鶴山道：「今晚原是來告訴你一聲的，我有要事今晚晚車便須去天津。最遲五天是必還來的。」挹芬舉起眼來，向鶴山望了一望道：「那末我便隨著你去。」鶴山搖搖頭道：「這又何必？我又不是不回來的。你又每天總有幾個堂差，被人家知道了，成什麼話。」挹芬搖頭道：「不……」正說著，外邊傳進話來，說張大人條子到豐樂班呢。鶴山立起身來道：「你自己保重著罷。五天以後，我必定來看你。」挹芬沉吟了一回，問幾點鐘上車。鶴山說：「從這兒出去，再到方大將軍那裡去轉一轉，差不多已是九點多鐘了。」挹芬也不言語，將大衣替他披上了，說：「你既不要我去，好歹再見罷。」鶴山覺得他說這句話時有些不歡，倒著實溫存了一回才走。

匆匆去見了方大將軍，便趕出前門，上了車。選了個頭等坐位，向車窗外望著，見也有幾個認識。因這次自己奉著密命，不便多見人，便不去招呼。直待車開了，才放膽憑窗看著夜景。

見平原漠漠，燈火兩三，百里雄城，遙聞鼓角。不覺慨然道：

「如此河山，眼見又有一翻掀動！身為風雲人物，其實華衣美食，豔妾名姬，有何不自足？乃有此行呢。」

正想著，忽聽得背後有人格的一笑。忙回過頭來，電光之下，玉香花笑的不是挹芬是誰？吃驚道：「你怎也來了？」挹芬笑道：「偏你到得天津麼？你先前不許我走，如今不怕你將我攆下車去哩。」說時挨著鶴山坐了。鶴山這時心頭覺事已成事，非特不恨他冒昧出此，翻感激他一刻也離不了〔自〕己的深情。問道：「你這一來，你媽定然是知道的。」挹芬道：「又不是從此不還京了，知道也罷，不知道也罷。你問他做甚？難道一個富貴雙全的長公子，能給人疑心去說拐著女妓逃走麼？」

鶴山聽著怔了一怔，卻也不計較這些。這時火車開得飛一般快，早過了豐台。便按一按鈴，吩咐車役送上兩份大餐來，兩人慢慢吃著。

挹芬問鶴山到天津究竟什麼事，鶴山道：「這是國家大事，說給你也不懂的。」挹芬笑道：「算罷，那一個替國家辦事的人，不借窯子做過簽押房來。前天那位什麼秘書長，在我那裡請著客，來的說都是內閣大臣外閣大臣的。聽他們一個菜還沒上，把什麼內務總長外務總長的事議妥了。我後來因腳帶兒鬆了，請那位秘書長縛一縛，倒整鬧了半點鐘還縛不好。可見你們那些國家大事，說得體面些罷了，那裡比得上我們縛一根腳帶的煩難。」說完，噗哧一聲笑了。鶴山聽著也自好笑。

一回兒餐已吃完，車役收拾過去。兩人沒事，便咕咕呱呱說起到天津以後的消遣法來。窯兒姑娘的消遣法，自然不外坐汽車、吃大餐、逛花園、定包廂等幾件循例勾當。鶴山這一次卻不是逛天津來的，便同挹芬約了白天自趕正經，晚上陪著他玩耍，挹芬也答應了。不多幾時，車已到了天津老站。鶴山原本要直進都督署的，因有挹芬在一起，只得先在利順德飯店住下了。當晚便同他在維多利亞街看了一晚影戲，明天便自去拜晤直隸督軍黃國華，並幾個有勢力的大吏去。

你道他這次到津究竟受著何命？原來這時雲南已經宣告獨立，方大將軍要將駐紮直隸的全師調到西南去，又怕兵士不妥，所以令鶴山齎著意旨，與黃國華密商，說：「軍餉已欠過一月了。兵士要的是錢，只要允他頒發欠餉，不要說教他打仗，便教他做強盜去，也沒有不情願的。只是一件事，那西南民軍名正言順，便是北洋軍隊也保不定閱過幾張報紙，略識大義的人，若明白教他們抗義去，怕要潰變。不如說去長江上流剿匪的，一到那裡，敵兵在前，要走也走不了，只好拼命打仗了。要是打敗，他們只好到閻王老子前伸冤去；要是打勝了，拼幾十里地方不著，放他一搶，滿載而歸，感激還來不及，再肯來責問主帥的騙他上陣麼？」這是一條哀哀獨斷的妙計，不能借電文商量的，所以特囑心腹至戚的長鶴山來津。黃國華眼看便要開國元勳，自然唯唯從命，照辦不提。

單說鶴山公事已畢，然後攜著挹芬逛了兩天，少不得要替他買辦些東西。好得鶴山的豪宦，一萬八千的東西原不在他心上。況這兩日中，大家無拘無束的享受盡如花豔福，真是有影必雙，無枕不並。要不是鶴山身上膺著重要使命，合把天津橋改作安樂窩，利順德變作溫柔鄉了。

那日覺得再挨不過了，只得搭車回京。鶴山在車上向挹芬珍重了一回，自去覆命。約稍停即到院中。挹芬歡歡喜喜的攜著明珠百■還去，滿想把這百分之一給他媽，博他念幾聲阿彌陀佛，那知一回院中，眾人如得了寶貝一般說：「好了，回來了，一天官司如今不必打了。」挹芬不懂，問是什麼事，娘姨等才把這件事從頭至尾的說了，說：「現在你媽正到財政部劉司長劉公館那裡要人去了。」挹芬道：「啐！人家才走得幾天，又沒跟人逃了，卻鬧出這把戲來。」便一面派人來劉公館喚他媽去，一面喜仔仔的把東西藏好了，喊狗兒來問這幾天的條子。

正這時候，外面忽走進一個人來。真是：